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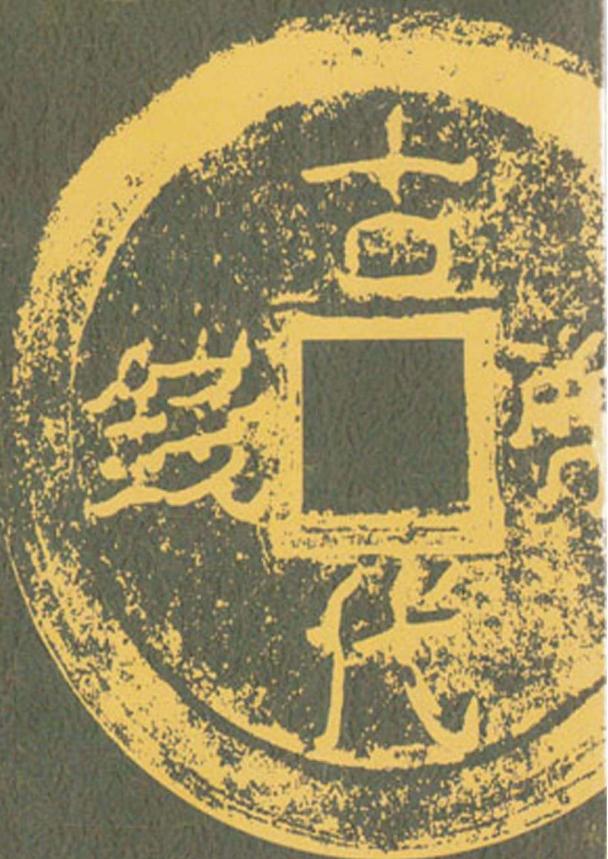


# 古钱 淘出 万千神秘

我们的老祖宗居然用过近万种钱币！  
泉、阿堵物、青蚨、邓通居然都是钱的别称！

古钱背后是你闻所未闻的历史典故和千年旧事！

张新宇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 古钱淘出万千神秘

张新宇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钱淘出万千神秘 / 张新宇著 . --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5  
ISBN 978-7-80257-925-5  
I . ①古… II . ①张… III . ①古钱 (考古) —介绍—  
中国 IV . ① K87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3576 号

## 古钱淘出万千神秘

---

作    者	张新宇
责任编辑	林 玺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65号 (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010-63516978 (编辑部) 63588445 (发行部)
网    址	www.edpbook.com.cn
E-mail	edpbook@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7-925-5
定    价	42.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自序

还是很小的时候，在老祖母的箱底里翻出了一枚八卦大铜钱，听父亲讲，那是清朝同治年间的大花钱，也算得上是祖上留下来的传家宝了。那时候，我虽不懂得历史上有古钱那回事，更对大花钱是个啥玩意不甚了解，但也总是爱不释手，时常也拿出来在一帮同龄娃娃们面前炫耀一下。后来，邻里女娃子们踢毽子，踢坏了，常将毽底里面裹着的铜钱随手一扔，我便时常捡起来据为己有，久而久之，那些个不起眼的小铜钱也就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

人渐渐长大了，上学后也学了点历史，知道了铜钱这个东西原来是古代的一种钱币。可这种钱币根本不能与当时那个年代“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人民币相提并论，既然是个不值钱的东西，也就再没有往深处去探究。直到上初中学中国古代简史时，老师要求我们把历史纪年表通通背熟背会，我或许是太笨的原因，常常是前熟后忘，为此，没少挨历史老师的批评。一次偶然的机会，同桌在回答老师提问时，将“秦



清代 八卦花钱（厌胜钱）【正面】



清代 八卦花钱（厌胜钱）【背面】





始皇统一度量衡”自编成了“秦始皇‘半两’钱统一中国”，从而引发出哄堂大笑，继而老师将古钱的事与历史略为介绍了个大概。也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茅塞顿开，一有空就将那些收集的小铜钱翻出来，按照钱文上的不同名字一一对照各个朝代，引伸出时间顺序和历史大事件，反倒使难题很快得到了化解。从那之后，秦半两、汉五铢、王莽泉、唐开元、宋元宝、元交钞、明洪武、清康熙、民（国）铜板，逐步印证在了脑子里，也渐渐地对那个原先不值钱的“小东西”产生了集藏的兴趣。

俗话说得好，兴趣是增长知识的最好老师。我对历史的兴趣爱好或许就是从收藏古钱币开始的。上高中那时候，同学们大多喜欢集邮，也经常把他们厚厚的集邮册拿到学校里来，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令大家好不眼馋。说实话，我那时也时常想跟那些同学一样，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集邮册，也想学他们能时常从书包里拿出来，在同学们面前摆弄上半天，以显摆自己的收藏成果之丰硕，可我当时没那条件和资本，平时连个烧饼都舍不得花钱买一个，哪还有那闲钱去购一套套价格不菲的邮票，从而也打消了想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屁颠屁颠作乐的念想了。不过，回到家中，还是能找到自我满足的开心，那就是把抽屉里的一盒子小铜钱全铺出来，自娱自乐地把玩一番，满足一下自己那份难得的虚荣。

当然，中国钱币历史久远，品种也名目繁多，即使同一种钱号也有不同的版别，这么细算起来，我抽屉里的那点存货还仅仅是一点点小皮毛，根本谈不上是个正儿八经的收藏。况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的小县城也没有现在较为完善的古玩交易市场，想多攒点缺项还真是难上加难。所幸的是，我这人向来不小气，经常请一些家住农村上学路远且来去不方便的同学，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到家中与我同吃同住，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他们就总想找机会来回报一下，于是，我也学会了“狮子大开口”，让他们在方便的时候给

我找点小铜钱来玩。几年下来，我还果真收集了不少，我那原先不甚丰满的小古钱也就这么一天天多了起来。

时光转眼一去三十多年了，儿时的一点兴趣爱好，随着“穿起绿军装，扛枪保边疆”的环境变迁，也逐渐淡出了视线，而那堆曾经引以为豪的古钱币，依旧尘封在老家的抽屉里，散作一团。直到前些年，或许是受民间收藏热的影响，又开始把那段中断了近二十年的兴趣又捡了起来，也时常利用出差之便或节假日出行旅游的机会，抽空去古玩市场转一转，也不论三七二十一，凡是自己没有的，只要看上眼且价格合适，一律收入囊中。得空的时候，就钻进“钱眼”里去，细细查资料，找出处，渐渐地对这堆古钱有了初浅的了解，也知道了古钱币如何分类收藏、如何鉴别真伪、又如何赏析品鉴，直至去伪存真，然后打印条目，封装入册，如此周而复始，上至战国春秋，下至民国乃至现代的钱币，大部分都能“收刮”在册子里了，现在也可以拿出来在朋友们面前显摆显摆。

诚然，我现在的一点收藏与藏泉大家们比起来，仍然是冰山一角，尤其是在谈“钱”和说“爱”上，更是“小巫见大巫”，但不管怎么说，藏有藏的价值，谈有谈的乐趣，爱有爱的意义。我便试想，如果能把这些乐趣和收藏过程中的心得以及个人对钱币知识的理解整理出来，汇集成册，与大家（尤其是初藏爱好者）来一同分享，既可以弘扬古钱币文化，又可以丰富大家的娱乐生活，一举两得，岂不是件好事？也算作是这些年来个人“钻钱眼”的一点奉献罢了。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于北京

# 目 录

## CONTENTS

自序 ..... 01

### 开篇闲话

不学无术难觅钱	03
戏说古钱别名多	08
闲话古钱有多少	16
煞费口舌得“西周”	24
燕国强弱看“明化”	29



战国 早期铜币

### 汉隋品鉴

细看深鉴辨“五铢”	35
“新”钱能窥王莽心	46
“五铢”剪边“克”里空	51
“半两”“布泉”各有异	57
藏钱别忘十六国	64



宋代 元丰通宝（篆体）

### 唐宋拾趣

两瓶茅台知唐币	71
五代乱世多名泉	80
北宋钱币多“第一”	89

“熙宁”钱小坑百姓	98
名人书法入宋钱	105
苦觅三年聚“重和”	109
国号宋钱出有因	114
天津惜失南宋钱	120



明代 嘉靖通宝

## 辽元泉珍

辽钱稀贵很难得	127
捡漏还数辽“会同”	132
阿果大钱定辽终	136
西夏铜钱不易得	140
大夏兴起归“汉”钱	146
屈指可数大金钱	150
元朝钞“重”铜钱轻	157
大元多出供养钱	163
元末义军也铸币	167



元代 至正通宝

## 明清戏说

一波三折明“洪武”	173
明钱“永乐”海外传	178
大明后朝铸钱稀	182
南明鼎立钱复杂	188
江山“一打”清钱众	196
咸丰大钱乱天下	208
晚清风云起“太平”	214
民国铜钱出两品	219
民初铜元最行盛	223



## 去伪存真

外币多仿汉钱制	231
泉市珍钱常有假	242
谎言背后多陷阱	249
后记	254

开篇闲话





古钱淘出万千神秘

## 不学无术难觅钱

俗话说，乱世跑当行，盛世玩收藏。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经济蓬勃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迎来了新时期迈向小康的盛世繁荣。收藏爱好也成为了广大百姓追捧的热门话题。如今，无论走到哪里，各种门类齐全的爱好与收藏，已遍布大江南北，相应催生出古玩市场的兴盛和淘宝大军的异常活跃。

我这个小小的屁民，除了对古钱币感兴趣之外，对古玩市场中的其他物件，大都只“过眼烟云”地瞅一眼，比起那些收藏名人字画或古玩大件的名人大家来说，确实“俗”气了点，但不管怎么说，也算成为了收藏大军中一名积极且活跃分子了。

玩古钱首先应知其历史发展的演变历程。据我了解，早在殷商中晚期以前，物产极不丰富，那时先民们的市场交易大多仍以“实

物对等交换”来进行，只要双方相互看中了对方的东西并私下答成了一致意向，所需之物便可交换得来。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活动交易量的增大以及流通的需求，为方便交易活动，人们通过“约定俗成”的规矩，将天然海贝当作交易的媒介来替代行用，这就是“货币”早期雏形的出现。天然币的使用虽极大地方便了社会交易行用，但也易受风化和损坏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又开始利用质地较为坚硬的骨、石和玉来代替，从而相应产生了经过手工打磨形似海币的骨币、石币、玉币等改进品种。这种“币”尽管比天然贝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并非由国家统一铸行而成，仍以民间自制为主，无形中又催生出私自打磨现象的增多和泛滥，从而严重干扰和影响了日常经济秩序，国家对此现象也难以实施有效的管控，更不利于“王权”政治意志的体现。于是，又衍生出由国家统一铸行的仿海币样式的早期金属铜质币，尽管天然材质的“贝”虽已退出了流通领域，但“贝”与“币”皆音，“币”的概念也由此形成，并成为国家统一规范的货币名称。再后来，为了体现货币为王者所拥有，开始在金属币上标注铭文，并为国家政权所垄断，渐渐地人们把这种依靠政权统治来维护(古代军队的主要兵器为戈)的金属物，即“金”和双“戈”组成的东西称之为“钱”，钱或钱币的概念，才由此产生并延用至今。

要说我对古钱币的爱好，也是有一段曲折而“不可告人”的坎坷，先交“学费”长知识自不必说，就是冤枉路也没少跑，而且，“钱”没得到，还多次被懂行人取笑过。尤其是对钱币知识了解不深，不知“钱”从哪儿出的那段时间，经常会出现“南辕北辙，本末倒置”的现象，从而落下过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在我国漫长的政权更迭史上，我国古代钱币的历史分布也有一定的区域性和地域性。如殷商时代中晚期之后的原始青铜仿制海币，就是如此。那时候，殷商文明崛起在现在的中原地区，产地也就是





战国 早期铜币

现今的河南安阳及周边百十公里一带，由于受交通条件所限，分布区域也大多在中原地区，远不过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安徽北部、山东西南部和河北南部等地区，也只有这个区域能时常见到这种币，而其他地方却很难见着。再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楚地产的“蚁鼻钱”，民间俗称“鬼脸钱”，你偏要跑到燕赵大地去寻宝（当然现代交通发达，也会偶有所见），则完全不在理儿。

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曾被行家取笑的“南辕北辙”笑话，就是因为初入门不了解钱币的地域性分布特征，才闹出来的笑话。那次，单位组织去福建参观考察，因赶上了周末，大部分地方的古玩市场交易日都安排在这个时间（除北京报国寺周四开市是个例外），我好不容易请了半天假离队独行，也不容易挤上公交车，来到福州市鞋城对面的旧花鸟市场。这里多以原始的摆地摊形式进行古玩交易，本想在此偏僻之地能捡个便宜，可一上午跑转下来，腰酸腿疼脑子胀不说，问了个遍也没问出个啥名堂，直到一位“老江湖”瞪眼看了我半天，反问道：“从哪儿来的？”我说：“北京”。那位摊主再也不答理我了，只侧过脸去，对旁边的同行歪嘴一笑，丢下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二球货，找错地儿了，回家玩去吧！”

乘兴而去，扫兴而归。一路上，我也不得其解摊主那句话的真实含义。不过，不用多说，“二球货”肯定是不怀善意地在贬我，而“找错地儿了”，肯定也不是说找到他那一堆破铜烂钱且掺假的摊位有什么不对，而是不该从大老远的北京跑到福州来找那种原产自北方的钱品，自然是对我“乱弹琴”表现的不满，至于后面的“回家玩去吧”，更是意味深长，善意地理解，就是让我回北方找我想要的那种钱，不客气地讲，就是对我下了“逐客令”，让我别不懂装懂，到处丢人现眼，回家玩玩别的去，也总比在外“班门弄斧”强。

想想也是，《左传》曾经教导我们，“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我从北京大老远而来，不是来找钱，而是来找骂。闹出“南辕北辙、本末倒置”这样的大笑话来，肯定要让行家们耻笑。由此看来，玩“收藏”这个东西，不是随心所欲或一厢情愿，把握不准规律，不管三七二十一随处跑或随便找，是很难如愿以偿的。这就好比，浙江东阳产木雕，你就不能随便跑到淮南“豆腐之乡”去寻宝，劳神费力且不说，也很难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机会，只有先把准了原产地的脉络和传承路径，划定好范围，才是正确的选择。这既要有真才实学的先懂“行”，方才能有行得通的“真入行”。

有了这次惨淡的失败教训，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沙里总有金，

愚者不识货，不学无术永远跨不进“玩收藏”这道门槛，没有专业知识作铺垫，终究成不了大器。



西汉 更始五铢

吸取了教训，我便没事多翻翻书，多查查有关中国古钱币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没事也常到古玩市场老江湖们面前去聊聊天取取经，在不耻下问中，不断丰富知识，增长见识。尤其是他们常年累月“跑货”的那帮人，凭他们日积月累的经验，更值得参考。



西藏 梅花铜币（旧噶厦政权铸）

在他们眼里，陕西地下皇陵多，深埋黄土皆是宝；河南中原历史久，青铜瓦陶遍地有；河北燕赵灵秀地，稀罕古董民间找；最数山西钱币多，晋商存货真不少。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国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源起于中原，发展于中原，成就于中原，中原地区才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淘宝圣地，离开这条主脉，想得到你所喜爱的东西，还真有点费劲。

有了这样的见识，于是淘起宝来也就容易得多了。这些年，我没少往山西跑，平遥古城老子





号没少看，晋商钱庄的大门也没少迈，要的就是多长见识，多了解晋商的发展史，多学点钱币知识。当然，太原的南宫、大营盘、开化寺等古玩市场也逛得最多，大多数古钱币也多淘于此。北京的报国寺更没少去，流散于各地，尤其是唐代、五代十国、北宋、辽、金、元、西夏等币种，颇有所得。石家庄、保定、郑州的古玩城也不能不去，而且去了，是见好就“收”，机不可失。齐鲁和江浙一带也不能因为远，视而不去，那里毕竟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特别是宋王朝南迁之后，“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南宋钱币大多产于此，也行用于此居多，我曾经三下苏杭，要的就是据其货，饱私囊。

如今，翻开自己收藏的各个品系，也确实能拿得出手了。回顾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作为曾经受过挫折的人，我只想借用一句流行语告诫大家，玩收藏要多学多看，没文化是真可怕。

## 戏说古钱别名多

已有些时日，我们“三剑客”没像往常那样在一起闲聊小聚了。据说王动“王作家”因死党马江喜占据了“逵溪”那块宝地，正帮他整理编写“戴逵故里”的那些前人与旧事，至少浙江嵊州那个地方已经把他的魂儿给勾走了。徐韬“徐教授”也整天忙着天南海北地推广新教材，且崇拜启功大师的书法，也时常借四方云游之机，拜访一些书法名人大家，收藏了墨宝得空也会邀我俩一起去欣赏，日子久了也就成了大家小聚的借口。

不日，徐教授西京巡游归来，邀约小聚，哥仨几杯小酒一下肚，不约而同地问起了各自都忙啥了？看他俩一副“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样子，我自觉“灰头垢脸言难尽”，弱弱地把手里写的这个东西

